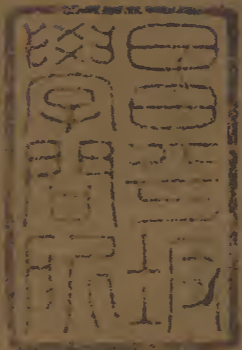


荆川稗編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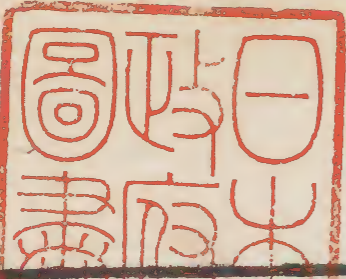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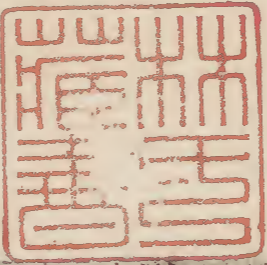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漢書
三五函	三〇九	
七架	六〇	
	冊	號類

庫文閣内		漢書
三五函	三〇九	
一七架	六〇	
	冊	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48)
函號	366 65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四

奸

淺草文庫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仲尼論奸雄

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

井川系系
卷之九十四
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擷音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八姦論

韓非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憂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

并ノ系糸
二ノ之ノ二ノ四
二
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
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
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
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
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
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
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
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
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
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
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辯說為人臣者
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
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
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
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
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
者聚帶劔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
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
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

邦人系系 卷之九十四 三一
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
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
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
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
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
失其所有也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蘇轍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
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
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

可以無憂乎其為奸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
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
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
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方為廉耻之節以高天下
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
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
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
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
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
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

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奸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為心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

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

辨八種
卷之九十四
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

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論大臣去小人之難

蘇軾 後同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

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

刑小刑
卷之九十四
七
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
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
大臣矣

又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
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
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
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
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
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

使不吾疾狙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孺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出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論魏武遺令

司馬光

司馬光言於劉安世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會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安世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光曰遺令之意何如安世曰曹公平生奸至此盡矣故

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光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要緊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

論奸臣盜國

真德秀後

按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

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奸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為使羿無從禽之荒則茲心未愾猶有時而覺也故又娛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況後世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勅戒曰無逸遊無耽樂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湛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觀奸臣忠臣

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機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奸臣欲其君之愚且暗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觀然後已得以肆其奸慝而擠天下于亡忠臣奸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論小人竊寵

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

無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小人用心至此可笑可懼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為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奸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于漢元蓋用此術

論傾擠之術

賈充與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觀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為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為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為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為趙王如意擇貴強相而因薦昌公孫弘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帝

使為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于二帝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論奸臣專國

按奸臣之專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為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亟諷御史劾而殺之奸臣之權至於能僂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既擇天下

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爲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論奸臣一言貽禍

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蓋自祿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爲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輒舉兵內響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於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於一自天寶末迄

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漢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奸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

論李林甫

孫之翰

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然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即官源乾曜薄其無才行不許卽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爲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能必信於主但

武妃力士內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有一時之名其言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爲近臣能使嬖寵者爲之言則其人奸佞可知也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辨其奸佞林甫既相之後能議何政謀何事況不知學術素無行實凡百奏請但迎意希旨以取恩寵爾凡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須經世濟民道理明白姑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旨而然也況本因嬖寵所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已意帝王之稍明理道者豈不覆慮其事也況明皇不爲不明一日昏惑

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爲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保固邦國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命之以迎意希旨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寢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善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蕃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凶禍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奸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

寵之遂起大亂於已惟播遷之苦於民陷死亡之難後之人君得不深戒

東漢朋黨論

范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梁強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古今深戒霸德既衰徂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

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悖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凌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離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

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婢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帝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直丁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

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而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笑因此流言傳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竝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竝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何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捉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

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
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
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
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
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
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譖城門校尉
竇武竝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
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
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
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

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
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
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
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
者也張儉岑晷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
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
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
者也又張儉鄉人朱平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
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

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
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
刻石立碑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
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
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
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
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
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
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
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

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
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
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
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
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
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
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
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
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
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

文章蕩然矣感概凡黨人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之善士

五代史六臣傳論

歐陽修後同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延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大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耶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

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

循奉册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
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臣百官北面
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
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
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
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
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
作唐六臣傳

五代史朋黨論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

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
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
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流涕也夫
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
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
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
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
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
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
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

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譽。則人主之

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續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卦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

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亦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

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
 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
 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
 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
 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
 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子之勇也
 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
 曲沃之變哉愚以為治道去秦甚耳苟黜其首惡而
 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
 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

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有足盜豈有
 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
 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
 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叅之治齊曰
 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
 治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
 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
 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禍不旋踵
 罹仇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
 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

戒

論聚歛之臣

真德秀

開元聚歛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陪剋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蠹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慼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

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奸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食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歛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吁可戒哉

論元賄

葉子奇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於汎濫自秦王伯顏

專政臺憲官皆諧價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
 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之債帥之比於是
 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
 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
 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彰也豈不信夫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
 豈惟名爵獨然末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
 根本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
 知廉耻之為何物其間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
 日拜見錢無事白要日撒花錢逢節日追節錢生辰

今時俱有其名

日生日錢管事而索日常例錢送迎日人情錢勾追
 日齋發錢論訖日公事錢覓得錢多日得手除得州
 美日好地分補得職近日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
 之為何事也

纂

論寒浞

左傳

晉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
 夏氏以代夏政持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
 賢人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
 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

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娛弄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弄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泥因弄室。

論曹操鬼蜮

蘇軾

孔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伊嬰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

論司馬懿

唐太宗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之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已來。處其憂。以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

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
王以天挺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
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
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
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
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
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
鬪志遺其中樞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
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
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

鋒生實怯而未前死虛疑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
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
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
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
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
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
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
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
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
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

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又

蘇轍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

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

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
 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
 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
 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
 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
 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
 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
 有異志一揺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

瘳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
 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
 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
 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
 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
 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論桓溫

晉史 後同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
 人夙標令譽時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
 威畧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

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
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
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
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覷
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
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畧之
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褊裨、廢主
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
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
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
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論桓玄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奸回之本性、含怒於
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
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
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
之醜、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
兵內侮、天長喪亂、兇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
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十年惟永、俄而義
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

戮更延墜歷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闔于天祿
 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
 宮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
 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
 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
 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四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五

後學歸安茅一相校

封建

六代論

曹罔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
 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
 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
 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
 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
 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達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

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
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
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凌遲吳楚憑江負
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曾懷逆
謀消于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
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
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
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
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榦相持得居虛位海
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

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
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以弱
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
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
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
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
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
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

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
 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議至於身死
 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
 命於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
 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
 而乃師模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
 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
 勝廣倡之于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
 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

功臣之勞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
不封建之害
 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
 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
 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巢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自開闢以來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
 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
 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
 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
 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
 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封建之利已非劉氏

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侷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今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

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踈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

不封建之害

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
 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
 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
 國之法而僥倖無彊之期至於桓靈閣豎執衡朝無
 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不封建之害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本末不能相禦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
 竝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
 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
 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燕沛鳳
 翔宛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漢帝西京定都漢

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
 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
 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以為
 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
 有千里之士兼軍民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竝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
 彊翰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
 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
 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
 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
 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
 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
 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
 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
 植以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
 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
 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

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
 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
 矣

後周史封建論

令狐德棻

史臣曰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
 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
 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達司契
 者難於易業詳求通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
 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
 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

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舍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強於列國，溫陶賢於羣臣者哉？蓋勢

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竝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為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眾，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為千乘，勢侔匹

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為力乎向使宣王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為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為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臥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器哉

政典

劉秩

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

弟有其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嘗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則詔羣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將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復建三代之治以為遺憾愚嘗竊論之以為必能備究古今之事情然後可以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失蓋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輒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

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諸侯
也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專以私其宗親雖曰
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
微子尹東夏蔡仲君蔡邦雖仇讐不廢也若其不賢
則管蔡爲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怨也至漢則私且
忌故始則勦滅異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功臣繼則
勦滅異姓王盡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勦滅疎屬劉氏
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溥若長之徒初
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
踵而犯上作亂墟其國而殞其身矣蓋有先王之公

心則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
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
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
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
征必賜珪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
未嘗一日隳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
數千里未嘗爲分限山澤蓄積在其國者不領於天
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
故爲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卽自負其富強摘山煮海
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謀臣不敢議

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左官之律嚴
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積毀消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
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
則抑之不啻如謫徙矣蓋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
至於此由漢而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姓
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相遠蓋其初
也惟務私其宗親未嘗有擇德而授之意故有國者
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復不能固結之以恩義繩律
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則流於縱恣西晉是也剋核者
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以亡是豈封建誤

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強慕美名則適足以爲
禍亂之階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審時量已固自
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
詔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賢亦以
爲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蓋其度之
審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竝行王侯與守
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
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爲郡
縣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
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

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竝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况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既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於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今欲盡

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入必合盡捐以予之地既瓜分租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供軍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於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爲封戶者甚於征刑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即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於京師爲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預憂讒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強希其美名

以行之上則不利於君中則不利於臣下則不利於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

唐書封建論

歐陽修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明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

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爲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

縣然而主祚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爲功故其爲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彊爲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

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竝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禁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狗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

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為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懲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

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地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

后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垂盃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與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鉞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

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竝起咎在人怨非都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

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下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

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

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也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

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
 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
 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
 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
 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
 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
 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
 社稷而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
 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
 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
 之意也勢也

之意也勢也

辨柳子封建論

胡寅

致堂管見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
 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
 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
 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至以始皇
 李斯柳宗元之論雖聖人復起不復能易嗚呼豈其
 然乎宗元之論曰周之衰也諸侯彊盛而有不掉之
 患秦之亡也則有叛人而無叛吏非郡縣之制失也
 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

侯或釋位以輔王室及其衰也五霸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周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刑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能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能有不掉之患哉秦之亡也陳吳奮其白挺劉項從而斃之兵車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為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哉宗元又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

姑息求安此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為是而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為不足以息爭則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晉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享國益促唐最久矣不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未及中葉而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

後崇殖大利揭示爭端皆不如三代千八百年纔三
姓也安得以封建爲爭之端而亂之首歟

評柳胡封建論

吳萊

大都石宗元而在胡氏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
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
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
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爲公天下之大端大本
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
日趨於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
有扈之戰洛汭之畋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禹祀

之不絕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彰彰然自號
於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
之衰諸侯削弱世室擅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鄭有
七穆孫甯在衛崔高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鷄澤一
會溴梁一盟君如贅旒於上而大夫自相歃血於下
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
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蓋通論天下
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

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合從連衡各以其能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士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爲前世莫能及遂舉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貪鷙亡厭科適日發民不堪命陳勝吳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爲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庶人嗚呼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

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旣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於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於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於犇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兗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

井川系錄 卷之九十五 三十一
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以之封唐叔介
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王在
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叔國於衛微
子國於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
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
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鑒秦之
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
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縮又
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
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荆

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
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
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於三邊
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
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
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於乎自予前說而觀之則
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
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
田二者蓋同出於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
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田小封

井川和經 卷之九十五
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為郡縣也尚可得哉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後同

秦既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

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弑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為二氏以反理之評詭道之辨而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為非耶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為是耶則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

之難行久矣蓋其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
破的之論但不及說到三代教習子一節耳
 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天子巡
 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于王
 略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臯陶以
 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
 之以舞羽于而格則是亦不戰而屈之也夫蠻夷有
 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
 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
 侯度以奉其上而不勤征討也審矣又安得如柳氏

所謂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所謂爭
 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
 心有以服之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詢于衆庶以帝位
 授之舜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
 禹而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
 爵之堯舜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
 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
 禪之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
 國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強其
 勢足以爲亂而莫不帖服於其下如臂指相使以爲

升川系經 卷之九十五
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建所以無弊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未容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故封建之弊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

罪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辭有不恭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弊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謂也夫有扈羲和之罪王政所必討而比之猶夏則有間矣舜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啓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怠慢沈湎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強非文誥禁令

井ノ原系
卷之九十五
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兵甲而擅用之。幸而遇賢聖之君，德足以懷而威足以制，則猶可攝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叛之。至於周列五等，邦羣后雖曰親賢竝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於天下，封建之法益詳，經制益密而示人益褊矣。是以夏商有國數百年，苟未至於桀紂之暴，猶足以制宇內而朝諸侯。而周數傳而後，即有末大不掉之憂。故景王之責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王室，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而李斯

之說亦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也。然則其效可觀矣。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為奪攘矯虔，則為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挺與刃，嚴其檢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為良法也。而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

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
刃靡四起矣或曰禹之傳子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
經制也而子顧妄議其私天下而以爲劣於唐虞何
哉曰世之不古久矣聖人不能違時不容復以上古
之法治之也而世固不能知聖人之心也記曰有虞
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
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
殷周豈果劣於虞夏乎而或畔或疑於誓會者以時
人之不皆聖人也禮運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
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而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

亂賊而不作以爲大同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
親各子其子而繼之以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以爲小康然則官天下與
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治效之優劣雖聖人不能
比而同之矣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
賢而傳於子而孟子累數百言辨之以爲皆天也然
則知禹之傳子非私者千載而下一孟子而已豈可
復望之當時諸侯乎世本稱有扈氏以堯舜傳賢而
禹傳啓故啓立而不服遂征之然則非愚之臆說也

論秦異姓侯封爵

秦爵二十等起於孝公之時商鞅立此法以賞戰功按古之所謂爵者皆與之以土地如公侯伯子男以至附庸及孤卿大夫亦俱有世食祿邑若秦法則惟徹侯有地關內侯則虛名而已庶長以下不論也始皇遣王翦擊楚剪請美田宅甚衆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然則秦雖有徹侯之爵受封者蓋少考之於史惟商鞅封商於魏冉封穰侯范雎封應侯呂不韋封文信侯嫪毐封長信侯及始皇既稱皇帝東游海上至琅琊羣臣議頌功德惟列侯武成侯王離通武侯王賁倫侯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建成侯

趙亥倫侯昌武侯成武信侯馮無擇如是者不數人而已然鞅冉不韋毒皆身坐誅廢雖幸善終而亦未聞傳世王離以下俱無聞焉蓋秦之法未嘗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議而後始罷封建也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治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

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強於五伯閭閻偏於戎狄響應曆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

盡矣

論遣列侯就國

馬廷鸞

漢初封列侯猶有君國子民之意故文帝遣列侯就國之詔謂其居長安無繇教訓其民也景帝既不令諸侯王治事故亦省徹侯之國益事權皆在其相所謂侯國者與郡邑無異矣

又

馬端臨

按文帝二年詔列侯就國而多辭未行三年乃免絳侯相印令率列侯就國是強之使行也絳侯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

持兵以見人遂告其欲反夫既曰畏罪恐誅而乃被甲持兵以待守尉欲何為耶勃不學無術不能處功名之際而徒以來讒賊之口倘非遇孝文長者則不能全之矣然即此可以見當時之功臣侯之就國者憂讒畏譏不能不見陵於守尉方其身都將相則聲勢赫奕與人王朋儔及其退就國邑則心懷畏懼視守尉如官長蓋封爵之寵同乎黜徙迫之乃行與古人建侯之意異矣

論奪列侯國

洪邁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

夫亦不以爵封為間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鄼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鄆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鄒侯靳石坐離宮道橋苦惡戚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欒賁坐雍特犧牲不如今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羈時侯趙

并川和系 卷之九十五 三
第坐鞠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當塗侯魏不
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轅侯江德坐廟郎夜飲失火、蒲
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宮坐人盜茂陵園物、建
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
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
及晉世此風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
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求索阿
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陵
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犇走道路
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又

馬端臨後同

按漢之所謂封建本非有公天下之心、故其予之甚
艱而奪之每亟、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至不旋踵
而褫爵奪地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
之制、於是以前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
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諸侯
則采賈誼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說、於是以前王子侯者
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一十三
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
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

外戚恩澤之失侯也諉曰予奪自我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罰以奪之與賈誼所謂一寸之地一人之衆無所利焉者異矣禁網既苛動輒得咎而坐宗廟耐金失侯者尤衆食貨志言帝因卜式上書願輸財助邊下詔褒美以諷天下而莫有應者於是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蓋當時國計不給方事誅求雖庶人之多貲者亦必立告緡之酷法以取之宜其不容列侯坐享封君之富也

論列侯表傳之誤

按班孟堅述西都列侯除王子之外以功臣爲一表外戚恩澤爲一表蓋功臣者以勳績顯著而得之者也外戚恩澤者以遭逢忝竊而得之者也然裔夷之降虜有何勳庸乃儕之功臣宰相而封侯未爲恩澤乃儕之恩澤又博陸之定大策輔幼主長平冠軍之征匈奴取朔方破祁連其殊勳偉績本不緣椒房至李貳師則祇緣女寵以進伐大宛得名馬之事又不足言且不能終守臣節今列貳師於功臣列博陸長平冠軍於外戚抑揚之意殊所未喻

良平不與十八侯議

江潤身文獻志

褒功特定於一時之等級論功難泯於萬世之權衡
漢初元功十八侯位次高帝有詔定之矣張良陳平
功揆之功狗功人之論豈不可兄蕭何而弟之然不
得俎豆於奚薛諸人之列是不可不深求其說也蓋
高帝起豐沛顛羸蹶項武夫健將多椎埋寡學販繒
屠狗之人韓彭英盧各分王其地而列侯受封者日
夜爭功不決張良陳平素為帝謀主方是時良辭齊
受留翩然起赤松子游之念平受封戶牖亦曰此非
臣之功則二公措心積慮與拔劍擊柱者度長挈大
不可同年語矣意者元功位次良平自執謙退而高

帝亦有以諒其心歟然帝於良則曰運籌決勝子房
功也於平則曰吾用先生計謀克敵非功而何良平
雖不與十八人而帝明示其功以詔萬世則元功之
位何足為良平榮哉烏乎高帝天資明達最易告語
當時安知非良平輩周旋其間而為之論定哉觀張
良有軍吏計功不能盡封之對而高后二年復詔陳
平盡差列侯之功藏之宗廟則前乎帝之詔定實可
見良平之與計而不與焉者矣考之高帝功臣表
百四十有三人平居四十七良居六十二良平之功
豈在十八人下而身為帝謀臣顧自躡居於羣臣爭

功名者之右智者不為也良平雖不得與元功之列而功與蕭相國同者自不可泯此所以為良平歟

論列侯虛名受祿

馬端臨後同

按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關內侯則惟以虛名受廩祿而已然西都景武而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漢置內史治之自是以後雖諸侯王亦無若國子民之實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況列侯乎然所謂侯者尚裂上以封之也至東都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之例如靈壽王征羗侯之類是也至明帝時有四姓小侯

乃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外戚子弟以小年獲封者又肅宗賜東平王蒼列侯印十九枚今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此二者往往皆是未有土地先佩侯印受俸廩蓋至此則列侯有同於關內侯者矣

論漢魏封土

按漢人嘗稱萬戶侯蓋列侯之大者多食萬戶魏則雖親王所食未有及萬戶者漢光武封功臣如鄧寇輩皆以元功食四縣范曄猶以為懲韓彭之戮存矯枉之志故不大其封土使之得以功名自終魏則諸

王所食不過一縣蓋封建之制至曹魏而規模益賤矣然以天下戶口之數攷之西漢盛時至一千餘萬而魏氏不過六十六萬有奇蓋郡國所上戶口猶不及漢十之一則宜其分封之戶數不能如漢制也又兩漢戶賦輕而魏晉以來戶賦重受封者皆食其戶賦則輕者不容不多而重者不容不少矣張繡傳言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存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獨以功封二千戶亦一證也

唐功臣襲刺史

唐史

唐貞觀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

業胙茅土於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垂名實非所謂作屏王室永固無窮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翦多難上憑明靈之佑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寰縣嗣膺寶曆豈予一人獨能致此時也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睠於斯甚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像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無忌等竝策名運始功叅締構義貫休戚效彰夷險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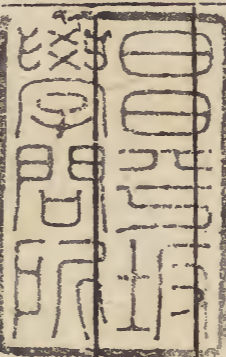
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錫土宇無忌可趙
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可宋
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密
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
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
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州刺史
改封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
改封江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
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吳國公蔚遲敬德可宣州
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

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
玄可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
程知節可晉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
洪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鄜
國公張亮可豐州刺史改封郾國公餘官食邑竝如
故即令子孫奕葉承襲無忌等上言曰當時諸公必有所見臣等披荆棘
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
遷徙何異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
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惟三代習
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

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于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
條蠲除曩弊為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
逾千載今曲為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
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竝施其生
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
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紊聖代之綱
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
石戚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庭拜直當今日猶
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
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上

干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
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今勦絕誠
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曆欽明求賢分政古
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昭為日滋久因緣臣等或
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
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為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
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
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太
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
嗣翼朕子孫長為藩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

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上守耶於是遂止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五終

